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家 散文选

◎宋兆霖 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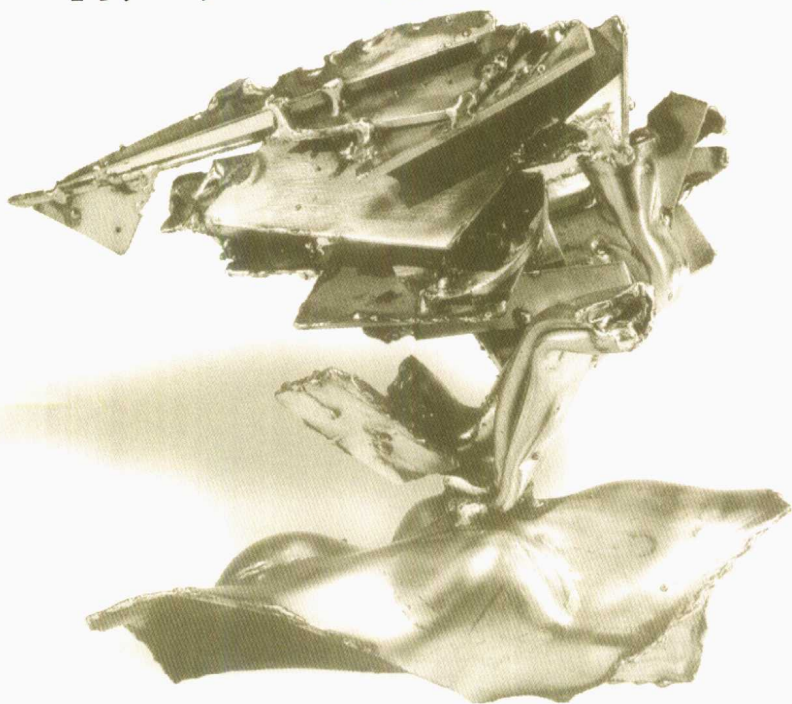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家 散文选

◎宋兆霖 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散文选/宋兆霖选编.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5.2

ISBN 7-5339-2133-X

I.诺… II.宋… III.散文—作品集—世界
IV.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1911 号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散文选	
宋兆霖 选编	
责任编辑 鲍 娴 装帧设计 夏季风工作室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h@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74 千 插页: 2 印张: 15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2133-X/I·1743
	定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苏利-普吕多姆(法国)

沉思集 胡小跃译(1)

蒙森(德国)

恺撒其人 孟祥森译(6)

显克维奇(波兰)

我为你祝福 薛 菲译(13)

奥伊肯(德国)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李永炽译(17)

拉格洛夫(瑞典)

午睡 夏 月译(27)

梅特林克(比利时)

沙漏 田 智译(31)

豪普特曼(德国)

上学的第一天 姚保琮译(42)

泰戈尔(印度)

生命—心灵 白开元译(45)

地球 白开元译(51)

天各一方 白开元译(54)

罗曼·罗兰(法国)

论创造 孙 梁译(57)

自由 孙 梁译(59)

《贝多芬传》序 孙 梁译(60)

法朗士(法国)

苏珊 叶君健译(64)

塞纳河岸的早晨 程依荣译(66)

叶芝(爱尔兰)

魔幻 田 智译(68)

萧伯纳(英国)

贝多芬百年祭 周珏良译(84)

柏格森(法国)

笑 徐继曾译(90)

温塞特(挪威)

挪威的欢乐时光 冯亦代译(121)

托马斯·曼(德国)

我的人生信念 林衡哲译(130)

刘易斯(美国)

上大学 陈祖珍译(136)

高尔斯华绥(英国)

远处的青山 高 健译(142)

演变 刘波林译(146)

布宁(俄罗斯)

山口 戴 骢译(150)

深夜 戴 骢译(153)

奥尼尔(美国)

戏剧及其手段 裴粹民译(157)

马丁·杜加尔(法国)

托尔斯泰的影响 杨藻镜译(160)

加·米斯特拉尔(智利)

母亲 雷 怡译(162)

黑塞(德国)

树木 胡其鼎译(169)

流浪 胡其鼎译(171)

纪德(法国)

沙漠 冯寿农 张 驰译(175)

艾略特(英国)

《月亮宝石》序言 戴 侃译(178)

《尤利西斯》:秩序与神话 王恩衷译(185)

福克纳(美国)

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李文俊译(190)

阿尔贝·加缪 李文俊译(191)

他的名字是彼得	李文俊译(192)
山	申 奥译(194)
罗素(英国)	
论老之将至	申慧辉译(196)
我为何而生	孟宪忠译(199)
爱在人生中的位置	靳建国译(200)
拉格奎斯特(瑞典)	
父亲与我	李 笠译(206)
莫里亚克(法国)	
马尔卡	程依荣译(211)
九月夜景	程依荣译(213)
丘吉尔(英国)	
我与绘画的缘分	王汉梁译(215)
海明威(美国)	
克拉克河谷怀旧	晓 风译(220)
塞纳河畔人	刘继华译(222)
希门内斯(西班牙)	
白拉铁罗与我	柳 门译(227)
加缪(法国)	
反与正	郭宏安译(234)
西西弗的神话	杜小真译(237)
帕斯捷尔纳克(俄罗斯)	
三个影子	乌兰汗译(242)

佩斯(法国)

海标 莫 渝译(252)

大漠远行 叶汝璉译(260)

斯坦贝克(美国)

思乡 朱 雍译(262)

塞菲里斯(希腊)

成人 李野光译(265)

萨特(法国)

占领下的巴黎 施康强译(268)

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

拉巴斯:山峰和山峦 王玉林译(285)

川端康成(日本)

温泉通信 叶渭渠译(289)

索尔仁尼琴(俄罗斯)

我们不死 颜元叔译(294)

在叶赛宁故乡 颜元叔译(295)

破桶 颜元叔译(296)

聂鲁达(智利)

归来的温馨 林 光译(298)

伯尔(德国)

它们没有飞走 韩耀成译(301)

懒惰哲学趣话 韩耀成译(303)

废墟文学之我见 林伟中译(305)

怀特(澳大利亚)

回头的浪子 黄源深译(311)

贝娄(美国)

耶路撒冷去来 申 奥译(316)

阿莱克桑德雷(西班牙)

在佩德罗·萨利纳斯家 王永年译(322)

辛格(美国)

奥勒和特露法 裘克安译(325)

埃利蒂斯(希腊)

向前线挺进 李野光译(329)

米沃什(波兰)

野兽的肖像 绿 原译(332)

什么东西是我的 绿 原译(335)

卡内蒂(英国)

黑蜘蛛 蔡鸿君译(339)

自命英雄 沙儒彬 罗丹霞译(345)

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鲜为人知的城市 朱景冬译(346)

与海明威相见 王 宁译(348)

戈尔丁(英国)

思考作为一种业余爱好 郑大民译(353)

塞弗尔特(捷克)

世界美如斯 庄继禹译(363)

倾心相告	庄继禹译(366)
布罗茨基(美国)	
文明的孩子	刘文飞译(372)
马哈福兹(埃及)	
人生絮语	陈燕译(390)
帕斯(墨西哥)	
魔幻的艺术	徐鹤林译(397)
窗外的景致	朱景冬译(403)
戈迪默(南非)	
基本姿态	韩敏中译(406)
希尼(爱尔兰)	
舌头的管辖	黄灿然译(422)
库切(南非)	
何谓古典	萧萍译(443)

1901 年获奖作家

苏利-普吕多姆 (法国)

Sully-Prudhomme, 1839 — 1907

沉 思 集

易变质、易出事故的东西永远不能成为幸福的来源,因为我们不应该把必须持久的幸福与必然短暂的快乐混为一谈。所以,我们应当在不可侵犯的东西中寻找幸福。事实令人宽慰,很了不起,人们在灵魂的三大能力中找到了命运、时间和专制的暴力所无法接近的欢乐因素:科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变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为了幸福,让我们寻找真理,即上帝本身;让我们获得自由,也就是说要战胜自己的激情,可我们尤其要有爱心,这是最便利的极乐之路。我激动地看到幸福主要来自这个世界,因为在这里人们可以进行研究,人们有竞争的强烈愿望,诗让我们去爱一切。

很明显，幸福在于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为了得到满足，愿望要求一种陌生的、独立于我们意志的意志与它保持和谐、一致。为了更保险地得到幸福，最好去渴盼最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在我们的愿望最有可能遇到障碍的事物上去实现我们的愿望，所以，应该放弃尘世上的东西；然而人又生活在尘世上的事物当中，因此，没有对上天的希望，幸福的本质都是矛盾的。取消了上天，斯多葛派^①最大的幸福还不如一小时的欢乐。

使人幸福的只能是人们所感到的而不是人们所得到的；使人伟大的是人们的思想而决不是人们的幸福。幸福比伟大更有价值吗？野蛮胜于文明吗？啊！给我们以快乐而决不要不幸！懂得受苦的人比幸福的人要强得多！我们珍惜奋力忍受痛苦的荣耀，正如士兵珍惜给他点缀胸口的伤疤一样。卢梭^②不懂得这点。

快乐不过是痛苦的暂时停止，幸福则对痛苦毫无知晓。

幸福由于其自身的条件而区别于快乐，它有可能持续和永久。它建立了一种气氛。而快乐只造就了一道闪电，一种短暂的兴奋。

人们没有足够地区分拥有和欢乐这两个概念。如果人们得到一种利益后还一直对能够拥有这种利益感到高兴，那这种拥有就是幸福。可随着我们财富的不断增加，我们欲望的界限也在不断地扩大。没错，我们只想得到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可我们拥有的越多，我们的希望也越多。我们最初的愿望的窄圈就这样一直扩展得无穷无尽。

爱情是幸福的巨大源泉，可世上的东西都是要消亡的，并且在

① 又称“画廊派”，古希腊罗马时期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之一，宣扬禁欲主义和宿命论，主张安于现状和忍耐精神。

② 卢梭(1712—1778)，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运动作家，代表作有《忏悔录》。

消亡中使我们痛苦，所以，应该依恋永恒的事物，在这依恋当中寻找幸福。可永恒的东西并非每个人都能得到的，美和真也是这样。不过，为了使幸福成为可能，上帝曾想让永恒的善能够为大家所得。

过去和未来都不属于我们，但它们用回忆、悔恨、希望和恐惧带来了现阶段我们最重要的那份感觉。所以，幸福不是别的，而是回想和预感。

每个生灵所需的东西似乎都与其智慧成正比。那一无所有的才子，如果他的整个灵魂全是智慧，不是应该比只有本能的野蛮人分到更多的东西吗？不过他还得到某种东西，一颗用来感受痛苦和欢乐，尤其是用来爱的心。然而这颗心并没有使他更为幸福。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舒适和安逸，但他惊奇地发现这并不是幸福。于是他找啊找啊，询问世人，拍打额头。他没想到心是他想才智来满足一切的欲望之源，没想到才智在他的各种能力中并不是无穷尽的，正如心在他的愿望中不是无穷尽的一样。人们遗忘之迅速不亚于渴望之迫切，当他达到寻找的目的时，他只感到快乐，即一点点幸福。其理由非常简单：他的发现起初给他带来了一种额外的快乐，这种快乐不久就成了他的必需品；从此，他不会因拥有这种新的利益而感到更幸福，而这利益一旦失去，他会感到不幸。人们平时会因自己有两条胳膊而感到过某种满足吗？人们从来没想到过这一点，他们带着健全的肢体自杀。相反，人们不是想创造第三只胳膊吗？那是多么快乐的事。可从此如果只剩下两条胳膊，那将是一种不幸。所以大部分发现只是不断地使人失去可能失去的东西，而不是增添真正的快乐。想像越丰富失去的越多，越贫乏得到的越多。前者关心他所拥有的，后者关心他所没有的，谁都不高兴，最后只剩下一般的，可对大多数人来说，一般比不幸更难以忍

受，因为所有过量的东西都有资本满足虚荣心。

对于某些赌徒，如数收下他们输掉的钱还不如把这些钱还他们四分之一，这样他们会把最后一分钱也扔进水中。正如我曾所说，任何事情做到头了，都有一种被做得不三不四所剥夺的苦涩的快乐。我们似乎把自己的未来抛给了命运，以便从它那儿夺回仍被它剥夺的快乐。

论爱情。

谈论爱情的虚荣和弱点是没有意思的。

男人只需保证把爱藏在心中，不应该在划分其本质时破坏它。爱情是感觉，同时也是思想，正如美本身是形式也是表现一样。没有接吻的爱是不完全的，没有柔情和尊重的爱也是不完全的。学会混合这两种幸福的源泉，按相当的比例混合，决不使它枯竭，这就是爱的艺术。当人们想一口喝掉幸福之水时，他觉得这算不了什么。爱情总的来说在其乐趣方面是可分的，只有细细品尝才觉得味好，其理由十分简单：肉体的快感不管如何强烈都是有限定、有边界的，可人们用此创造出来的形象不会比想像本身有更多的限制；从中产生了某种失望。另一方面，道德爱情、感情在心中没有价值，它总是战胜强烈的身体危机；由此产生了心中的爱情和表达它的感官爱情之间不协调的痛苦之情，满足把这些爱互相联系起来，因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没有比淫荡更容易使人致命的东西了。谁想达到幸福的尽头，谁很快就可以达到。相反，聪明人对快乐精打细算，很有保留；他不是一次用完他的宝藏，他知道如何使肉体之爱像道德之爱一样无穷无尽，永不枯竭。

假如人们只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去死，那还仅仅是想到死。怀疑在这一点上使我们平静，而在所有别的方面折磨着我们，这很令人

费解。人们也可能不怕死亡，因为时间是用一系列短暂而无穷的時刻组成的，在这当中，人们确信自己活着。

人们无需去思考死亡，因为人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最深刻的哲学家不会去探究自己的印象，印象强烈得使哲学家不会有更多的虚荣心去谈论它。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知道这一点很令人欣慰？

如果一种痛苦是普遍性的，这种痛苦会好受些吗？是的，普遍性的东西是本质的东西，因而不会是一种痛苦。

假如说所有的人都会死，那是符合死亡的自然规律的；因此，死亡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好处，好处就在于我们的命运和本质保持一致。马克·奥雷尔^① 感觉到了这一点。

哲学家和布道者徒劳无功，他们最精彩的演出也不能真正使人害怕死亡；人们只害怕目前和可见的死亡；只有死亡本身的威胁使人们恐惧。

生活，就是死亡；神圣的安眠来自这个吻。

只要我们还活着，死亡就是哲学家的思辨。现在，洞挖好了；应该下去了；底下有些什么东西？

胡小跃译

^① 二世纪罗马皇帝。

1902 年获奖作家

特奥多尔·蒙森（德国）

Theodor Mommsen, 1817 — 1903

恺撒其人^①

当一连串的重大胜利以帖普撒斯之战将决定世界未来之权交予盖阿斯·朱利阿斯·恺撒的时候，他行年五十六岁（他可能生于公元前 102 年 7 月 12 日）；现在，他是罗马的新君主，也是整个希腊—罗马文明的第一个统治者。生命力受到如此彻底考验的，历史上少见；他乃是罗马的天才，也是古代世界最后一个成果；也正因此，古代世界遵循他设计的道路，直至日落西山。恺撒出身于拉提阿姆最古老的贵族家庭，其血缘可以上溯至伊利亚特时代的英雄；他幼年与青年的岁月像当时的贵族典型一般度过；他尝过了当时时尚生活的苦杯与甜汁，遭受过喝彩与诋毁，闲来无事也赋过新

① 节选自《罗马史》，标题为编者所加。

词，在种种女人的怀里打过滚，学过种种纨绔子弟梳理头发的花样，更精于永远借钱而永不还钱的妙法。

但这种韧钢的天性是连这类的放诞生活也不能损坏的；恺撒身体既未耗损，心灵的弹性也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在剑术与骑术上，他可以跟他最好的战士相比，而他的游泳术更在亚历山大利亚救了他的性命。他的行军速度之快——为了争取时间，常常夜间行动，这跟庞培游行式的缓慢正成对比——令当代人非常吃惊，而在他得以成功的因素中，这算不得是最小的。

他的心像他的身体一样灵活而强韧。他对一切事务的安排，包括有些他自己未能见到的处境，都既准确又落实。他的记忆力是无可匹比的，他又可以同时处理好几件事而能同样镇定。虽然他是绅士，是天才，是君主，但他仍然有人心。终其一生，他对他母亲奥莉丽亚都怀着最纯的敬爱（其父早逝）。对他的妻子们，尤其对女儿朱莉亚，他怀着令人生敬的挚爱，这种情感甚至对政治都不无影响。对他同代最有能力、最杰出的一些人，不论是地位高低，他都维持着温切而忠诚的关系，各随其类。对他的党徒，他从不会像庞培那样可以无情地弃置不顾。不论际遇好坏，对朋友都坚定不移，其中有一些，甚至在他死后仍然证言他们对他的深厚情感。

在这样一个和谐的性格中若说尚有某种成分特别突出，那便是他鄙弃一切理论和空想。恺撒当然是热情的人，因为没有热情便没有天才；但他的热情从没有强到他不能控制的程度。歌，爱情，酒，在他年轻的岁月曾经占据他的心灵，但这些没有穿入他性格的核心。有很长一段时期他热切地投身于文学，但他又和亚历山大不同；亚历山大因想到荷马笔下的阿契里斯而夜不成眠，恺撒无眠的时辰则用于玩味拉丁文的名词与动词。他像当时的每个人一样写诗，但他的诗不佳。另一方面，他却感兴趣于天文与自然科学。酒是亚历山大终身不能摆脱的毁灭者，但那有节制的罗马人却在狂欢的年轻岁月过去之后就完全避开了它。